高等院校民俗学系列教材
齐涛　叶涛　主编

民俗学导论

叶　涛　吴存浩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学导论／叶涛，吴存浩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民俗学系列教材）
ISBN 7—5328—3799—8
Ⅰ．民…　Ⅱ．①叶…②吴…　Ⅲ．民俗学—教材
Ⅳ．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9099号

高等院校民俗学系列教材

民俗学导论

叶　涛　吴存浩　著

出 版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2092663　传真：（0531）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880mm×1230mm　32开本
印　　张：9.625印张
字　　数：250千字
书　　号：ISBN 7—5328—3799—8
定　　价：18.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1　概　说…… [6]

第一节　民俗：难以界定的概念…… [7]

第二节　民俗学：难以独立的学科…… [15]

第三节　中国民俗学：春秋几度…… [25]

第四节　西方民俗学：特色各具…… [39]

第五节　民俗学派异同考察…… [46]

2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方法…… [58]

第一节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58]

第二节　民俗学方法论与基本研究方法…… [66]

第三节　民俗学研究程序及技术…… [74]

3　民俗的本质…… [79]

第一节　民俗：生活与文化的双重复合体…… [80]

第二节　民俗：原生态文化…… [86]

第三节　民俗：不成文程式化规矩…… [96]

4 民俗的构成及载体……[107]
第一节 民俗构成要素……[107]
第二节 民俗的载体……[120]
5 民俗的形成……[130]
第一节 民俗本源之一：物质生产……[130]
第二节 民俗本源之二：自身生产……[139]
第三节 民俗本源之三：地理环境……[148]
第四节 民俗本源之四：社会环境与群体认同……[158]
6 民俗的功能……[172]
第一节 社会调节与控制功能……[173]
第二节 人生塑造和教育功能……[181]
7 民俗的传承与变异……[189]
第一节 民俗的传播……[190]
第二节 民俗的继承……[202]
第三节 民俗的变异……[211]
8 民俗的特点……[220]
第一节 民俗：本能性生活文化……[221]
第二节 民俗：模式性生活文化……[236]
第三节 民俗：控制性生活文化……[244]

9 民俗事象分类…… [255]
第一节 民俗事象分类标准…… [255]
第二节 物质民俗…… [264]
第三节 行为民俗…… [271]
第四节 意识民俗…… [282]
第五节 语言民俗…… [288]
主要参考书目…… [300]
后 记…… [30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　　言

中国民俗学自北京大学1918年征集近世歌谣算起，至今已经走过80多年的岁月。作为一门学科，这仅仅是一段短暂的岁月。但是，作为一门历经无数挫折和磨难而不断发展的学科，这又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今天，在刚刚进入21世纪之际，在中国民俗学再一次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崛起于中国学术界之时，我们更应铭记中国民俗学所走过的那段艰难而又曲折的发展之路。

毫无疑问，我们的国家，既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十分关注社会民俗事象浓厚文化氛围的国度，又是一个以德治国的国家。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礼俗在国家的治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十分注重对民俗事象的考察，并以此来作为衡量社会升平与否的标准。即使严酷的封建法律，同样带有浓厚的礼俗特征。这种特点不仅为中国民俗学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且使中国民俗学自产生那天起就带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民俗学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特点。

正因为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民俗的教化作用，并对民俗的功能与性质等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这不仅使中国民俗学拥有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为民俗研究提供了可供效法的学术典范。民俗学在中国问世之后，汲取着丰富的历史营养，沐浴着近现代文化的阳光，历经磨难，不屈不挠，不断地成长和完善自己，谱写了一曲中国民俗学的奋斗之歌。不仅一代代学者为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与不断走向完善贡献着自己的才华，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民俗学的研究中来，为中国民俗学逐渐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俗学自其产生之后，就吸引众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参与到民俗学的研究中来，使中国民俗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多学科参与研究的特点。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民俗学不仅以特有的姿态崛起，而且吸引着一大批学者参与，使中国民俗学表现出人才济济、注重民俗野外调查、带有深厚的历史学术传统等不同于其他国家民俗学的特点。老一代民俗学者筚路蓝缕，用自己的艰辛劳动开辟了这块曾经为中国学术界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福音但又异常荒凉的处女地。

1949年之后，中国民俗学本来应该有一个更快的发展，但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中国民俗学被置于冷宫而受到了挫折。“文革”之后，中国民俗学终于得到了解放而迎来灿烂的春天，民俗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从来没有过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面前，进一步展现了这门社会生活之学的绮丽和芬芳。

民俗学既是文化之学，也是社会之学。民俗学涉及的广泛性不仅为这门学科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其中开辟了道路，也使这门学科成为一种显学而受到越来越显著的重视。在西方，民俗学的诞生是与这门学科对于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此，英国早期民俗学家彭尼在其《民俗学概论》中即指出：

> 除了上述的纯粹学问上的功效以外，还有实际应用的功效，那便是统治的民族对于所属民族的治理方面的改进，因为密切的接近与正确的了解能够生出同情，而同情便能生出好政治。①

虽然这正是早期民俗学声名狼藉和不光彩之处，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民俗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则是可以肯定的。在日本，民俗学崛起之际，正值日本民族振兴之时，民俗学着眼于本民族文化的研究，把本土文化研究与国家振兴的时代重任结合起来，同样带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各国相比，中国人对于从民俗文化中汲取治理社会的经

① 转引自林惠祥：《民俗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验带有更为显著的自觉性。早在商周时代，中国人就特别注重从民俗中汲取治理国家的丰富营养，不仅将采风作为重要政务之一，而且将“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①作为调查和研究民俗的主要目的。大概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存在，中国民俗学才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学者们的注意而迅速崛起，成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以寻求新生之路的一门重要学科。

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伟大的变革，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当是中国人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民俗学神圣而又伟大的科学使命。这项伟大使命召唤着每一个中国人自觉而忘我地投入到中国的伟大变革中，也召唤着中国的学术界，必须以最严谨的治学态度去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民俗学。或许，这正是民俗学在当今再度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民俗学是历史之学，也是现实之学。民俗事象的广泛存在为这门学科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而民俗学的快速发展和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则为民俗研究走向成熟铺垫了道路。民俗学的发展既离不开民俗工作者投入极大的热情，也离不开其他各种人文学科的关注和渗透。由于民俗存在的广泛性，使得民俗研究队伍形成了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点。在当今民俗研究队伍中，老一代学者仍在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深厚理论功底的新一代青年学者。更为令人惊喜的是，参与民俗调查和研究的还有无数的基层人员，这些人员生活在民俗事象的发生地，他们或为农民，或为地方政府的公务员，或为基层文化工作者，虽然这些人不可能系统地掌握民俗学理论，但是他们对于民俗事象的熟悉程度却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与之相比的。如此民俗研究队伍的形成，使我国的民俗研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也使我国的民俗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形成了一种其他学科不可能与之相匹敌的强大阵营。

① 《毛诗序》。

正是在这股民俗研究的潮流中，我们作为一代青年学者参与其中。虽然我们涉足民俗研究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是进入这块领域之后便不约而同地受到了民俗研究乐趣的吸引，万紫千红的民俗事象，以及正在蓬勃兴起和深化的中国民俗学理论研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这些民俗研究的后来者，使我们深入其中。这样，一晃就是20年。20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似乎是那样的短暂，又是那样的漫长。在这期间，我们亲身经历了中国民俗学复苏的阵痛，又感受到了中国民俗学繁荣的喜悦。虽没有多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总感到自己为中国民俗学的再度繁荣尽了一点力而欣慰有加。

这本民俗学著作的问世，既是我们20年来从事民俗研究的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总结，也是我们后起的民俗学者共同心声的象征。20年沉浸在民俗研究苦苦思索中的最大感受即是，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虽然已经出现异常繁荣的局面，但是，这门学科的理论却是那样的匮乏，其体系又是那样的脆弱，甚至连一些民俗学大家所写的民俗学理论性著作也仅仅表现为对民俗事象的分类性介绍。为此，我们为中国民俗学感到遗憾，也感到责任重大。因此，新一代民俗学者不得不注重民俗学理论及其框架的构筑。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民俗学发展的必然。但愿这本民俗学理论性著作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能够为民俗学理论的深化做出一点贡献。

民俗是一种动态性社会生活文化事象。虽然某种民俗事象的形成是一种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但是当社会处于转型阶段，民俗的变异将出现异常迅速的局面，新的民俗事象将纷纷产生，旧的民俗事象将迅速变异和死亡。社会的快速进步，经济的迅速繁荣，文明的显著昌盛，科学的飞速发展，将使新旧两种文化处于异常尖锐的冲突和碰撞之中。在这种伟大的社会变革潮流中，一些过去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旧风俗将被打入陋习之列而被民众所抛弃，被时代所荡涤。20世纪末在我国所出现的改革开放浪潮，将成为有史以来对传统观念和意识冲击最为巨大和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必将使千百年来所流传的民俗事象接受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洗礼。在这新一次的民俗变异浪潮中，中国民俗学同样将面临

着一次新的选择。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不仅应该欢迎新的更加文明的民俗事象的诞生，而且应该关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和深化，用一种新的民俗理论来指导我国民俗事象的变异，移风易俗，开拓中国民俗的新时代。这本民俗学理论性著作的诞生，若能给读者一点民俗变革上的有益启示，我们则心满意足矣。

1 概　　说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门学科也都适应着人类的需要而不断产生和发展，于是有了不同的学科组成体系。直至今天，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文学科体系不仅仍然在不断膨胀和壮大，而且正以从来未有过的姿态直接干预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民俗学就是这样一门适应人类社会需要而产生并不断成长壮大的人文学科。

值得注意的是，民俗的产生是那样的古老，而民俗学的产生却是那样的姗姗来迟。民俗的古老足可以与人类的诞生同年同岁，而民俗学却年轻得也不过仅有一个半世纪的岁月。大概正是因为民俗与民俗学不同步产生，从而导致了民俗学中存在着异乎寻常的一些难题和纷纭复杂的学术分歧。而民俗学的年轻又使这门人文学科带有成长过程中的诸多严重不足，甚至连什么是民俗和民俗学这些最为基本的概念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至于民俗学理论及学科体系的构筑则更为单薄。

即使如此，民俗学仍然是一门值得任何人深思的人文科学。正因为民俗学理论及学科体系的单薄，才更激发我们去探索，去开拓，去构筑中国民俗学那高楼大厦的坚实根基，去夯实中国民俗学那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加光辉灿烂明天的牢固基础。

第一节　民俗：难以界定的概念

民俗的广泛存在并对社会和民众的行为发生巨大的规范作用，早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如果以我国《诗经》中的“风”来作为人们对民俗的巨大作用已经达成一种共识的话，那么，屈指算来至今也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了。

尽管民俗事象非常古老，而且中国人对于民俗事象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功能的认识也异常悠久，但直至今日，有关什么是民俗，什么是民俗学这样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念。分析其中原因，正如民俗学家陶立璠所说：“为什么一个看来似乎简单明了的问题，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非常困难？关键在于‘民俗’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大家又熟视无睹。”①这表明，民俗学所带有的这种理论上的不足并不是这门学科的软弱和苍白，相反，却恰恰表明了这门学科的重要和宏大。因为民俗学的这种特点正与文化学一样，企图研究和说明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最为广泛和普遍的文化事象。大凡越是普遍和广泛的学问，则越难于在其最基本的概念上达成共识。“文化”一词的概念如此，“民俗”一词的概念同样也不例外。

在我国，学术界和政界对于民俗事象的重视已经有着异常悠久的历史，因而“民俗”一词的出现也较早。在《礼记》、《史记》、《汉书》等著作中，就多次出现过“民俗”这个词语。《礼记·缁衣》说：“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史记·孙叔敖传》云：“楚民俗，好痹车。”《汉书·董仲舒传》曰：“变民风，化民俗。”此外，《管子·正世》中也提到了“民俗”一词：“料事务，察民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说明，我国古代

① 陶立璠：《民俗学概论》，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虽然还不可能产生民俗学这门学科概念，但“民俗”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了。可是“民俗”一词作为专门性学术术语被我国学术界所使用，却是较为晚近的事情。

纵观我国民俗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中，“民俗”一词虽较早被使用，但其含义与“风”、“风俗”、“民风”、“习俗”、“谣俗”等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指民俗事象，还没有上升为一种较为自觉的理论性高度。就这些不同词语的使用频率而言，似乎“民俗”一词大致经历了一个由“风”而“俗”、由“风俗”而“民俗”的演变过程，只是其含义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礼记》说：“礼从宜，事从俗。”这里的“俗”，按孔颖达的解释即为“土俗”。“风”为我国具有很高民俗学价值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六义”之一。①《毛诗序》对“风”解释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以戒，故曰风。”这就是说，当时已经看到，民歌对于社会和时政是有着较大影响作用的。因此，《毛诗序》将“风俗”、“风教”等词语皆从这种社会事象对于社会治理和规范的作用上予以解释和界定：“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厚人伦，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风俗”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传》：“见诸侯，问百年，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类似记载，在《礼记·王制》中则将“风俗”称为“民风”：“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到汉代，“风俗”一词即已通用，类似于“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话也成为流行性语言而得到广泛的使用。《汉书·王吉传》即载王吉上疏云：“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为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自此之后，“民风”、“风俗”和“习俗”便成为文献中的习惯用语。

在国外，作为学术术语的“民俗”是在英国首先出现的，由英国民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es）用“Folk”和

① 《诗经》的“六义”为风、赋、比、兴、雅、颂。

“Lore”两个词合成的，其本意是指“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作为学科名称可以译为“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在此之前，有关民俗一词通常被称为“民间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或“贱民古俗”（Antiquities Vulgares），此外，还有“民族学”、“神话学”、“民间口头文学”、“残存文化”等。当汤姆斯创造“Folklore”这个新颖而确切的学科术语后，很快在英国学术界得到普遍承认和使用。1878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民俗研究机构时，便被命名为“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从此，“Folklore”作为学科术语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

在亚洲，日本学者较早地使用了“民俗”这一学术术语。明治维新时期，以坪井五郎为核心的东京人类学会成立，开展了以“土俗研究”为主要宗旨的学术活动。1890年，坪井在他的《伦敦通信》中指出，土俗学就等于民俗学。但在同时，日本学术界又将“Folklore”一词译为“俚谚学”或“俗说学”等。19世纪末，英国学者乔治·劳仑斯·高莫（L·Gomme）的名著《民俗学概论》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才找到了两国民俗学研究的共同基础，“Folklore”才被逐渐确定为“民俗”学术术语。

“民俗”一词被作为我国学术界的概念则相对晚一些。据考证，早在英国民俗学会成立前4年的1874年，有一位叫德尼斯的学者即在《中国评论》上发表民俗学论文，提出了“民俗”的概念。1876年，他的《中国民俗学》一书在香港出版，作为学术术语“民俗”一词传入我国。但是，当时这个英文“Folklore”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才在《发刊词》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俗”这个学科性专用名词。这表明，“民俗”一词尽管在我国古代即已使用，并非是一个生造词，但是作为学术术语还有一个过程。因此，北京大学1923年成立的民俗学学术机构仍然被命名为“风俗调查会”。后来关于这个词的含义还进行过一些争论，曾经出现过“民俗”、“谣俗”、“民间风俗”、“民间文学”等不同概念。直至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时，才使“民俗”一词成为固定的学术名词。这表明，中国民俗虽然源远流

长，但是“民俗”作为一门学科的概念则是异常年轻的。

正因为如此，不同学者对于“民俗”一词概念的界定竟是那样的复杂。自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正式提出“民俗”（Folklore）学术名称起，至今虽已有一个半世纪了，但是由于受到政治制度、社会时代、学术观点和研究目的等多种因素所制约，各国民俗学家对于“Folklore”这一学术名词的外延和内涵还没有达成共识，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争论，致使“民俗”一词的概念众说纷纭，观点庞杂。

在学术界，对于“民俗”一词的含义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民俗概念认为，民俗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以城乡民间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就民族而言，既研究文明民族的民间生活，也研究后进民族乃至原始民族的民间生活。狭义民俗学对“民俗”概念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一是认为民俗为文化遗留物，是已经发展到较高文化阶段的民族中所残存的原始观念与习俗的遗留物；二是认为民俗是精神文化；三是认为民俗为民间文学；四是认为民俗为传统文化。存在如此重大分歧的民俗概念，显然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但是，我们或许从这些不同的民俗概念中能够寻找出一些带有共性的认识。20世纪40年代，美国出版的《民俗、神话与传说的标准辞典》一书，即载有民俗一词的简明定义达21条之多。①它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学术界关于“民俗”一词概念的界定存在着纷纭复杂的局面，而且对于我们了解其中带有共性的东西也许能够有所帮助。综合此书各种概念，可以将民俗的定义分为7类：②

第一类，民俗是旧时的残存遗风。此类观点将“民俗”一词的含义界定为：“古时候大众信仰、风俗及传统的整个本体（Entirebody），它在文明社会内受教育较少的分子中一直残留到现在”；“民俗是不愿死的一种活化石。”

① Maria Leach,Editor:Dictionary of Folklore Mythology and Legend Vol.I.P.398～403,Funkand WagnailsCompany,NewYork,1949.

② 参见陈勤建：《中国民俗》，第5～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第二类，民俗是“俗民文化”的传统部分，包括原始民族及文明民族的传统创造，或专指说不出确切可信的发明人或制作人而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那些人类文化。

第三类，民俗是指含义广泛的传统现象。民俗比其他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更能表现传统文化特色，其外延“包括舞蹈、歌谣、故事、传说和传统、信仰和迷信，以及任何地方的民族的谚语”，还包括这个民族的文学。

第四类，民俗是已经退化了的宗教，民间宗教是民俗的主要内容。

第五类，民俗是指民间故事，是一种范围不能够予以明确界定、与神话和传说没有明显分别的故事。

第六类，民俗是一种主要靠口头流传的大众文学，包括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谚语及其他文学形式的东西。

第七类，民俗是“俗民文化”，是文明社会中受教育较少的平民所具有的文化表现，是民间传承的生活文化现象。①

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分歧，不仅表明在民俗学兴起之际这门学科较大地受到各国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时代、学术观点和研究目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说明多数学者对刚刚兴起的民俗学虽然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兴趣，但对这门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清晰和共同的认识，表明民俗学这一新兴学科还要有一个成长过程，说明人们对于“民俗”一词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还处于有待深化的过程之中。

民俗作为一种与人类生活水乳交融、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生活文化事象，有其独具的特色和发生发展及演变的规律，从而在奠定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独立地位的同时，也促使着各国的学者将其注意力投入到这门年轻学科中来。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各国各民族所拥有的民俗事象千差万别，民俗学者对民俗概念的界定自然

① 以上关于“民俗”的定义，亦参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第86～8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

有着截然不同之处，从而使“民俗”一词的定义出现了众说纷纭的状态。

还应看到的是，民俗学的开山鼻祖汤姆斯关于“民俗”的概念界定对后来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和导向作用。1846年，汤姆斯提出的“Folklore”一词，就具有“民俗”与“民俗学”两种含义。“Folk”，意为民众；“lore”，意为知识与研究。他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以及如“古时候的举止（manners）、风俗、仪式（observances）、迷信、民曲（ballade）、谚语等等”。①这表明，在汤姆斯的心目中，“Folklore”一词是“民俗”与“民俗学”两种概念的混同为一。他所指的“民俗”是在民间流传的传统性信仰、传说及风俗等，大都表现为精神文化的社会事象；“民俗学”则是对这种社会事象的研究。如此“民俗”与“民俗学”两个不同概念严重混淆不分的状况，不仅使“民俗学”表现为对精神文化事象的开拓性研究，而且还为后世民俗概念的界定制造了不少麻烦。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近年来鉴于“Folklore”一词既指“民俗”又指“民俗学”容易引起混淆，国际学术界又以“Folkloristics”一词作为“民俗学”专用术语，而将“Folklore”一词用于专指民俗事象。

但是，认真分析上述各种有关“民俗”的概念界定，则不难发现，其中有三点是带有共识性的：

第一，民俗存在于民众之中，民众既是民俗的承受者和创造者，又是民俗的载体。

显然，民俗学界所能达成的这一点共识表明的是民俗事象的载体问题。尽管在我国有的学者也曾将“民众”的外延界定为“受教育较少的分子”、“没文化教养的民众”或“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等②，但是，这仅是对“民俗承受者”的认识，并不是对“民俗”自身含义的界定。何况作为民众，则很难用“受教育的少或多”与“文化教养的有或没”为标准来加以区分。实际上，即使受教育再多，文化修养再高，作

① 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第8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

② 费孝通：1983年7月在北京中国民俗学讲习班上的报告（记录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